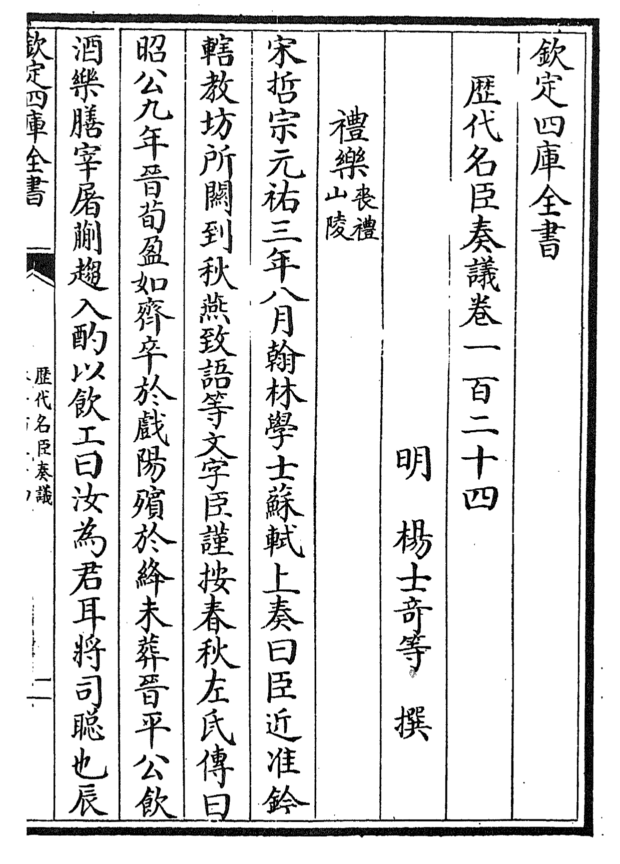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禮樂 喪禮山陵

宋哲宗元祐三年八月翰林學士蘇軾上奏曰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曰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

在子夘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賔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朞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朞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為罷春燕傳之天下至今以為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

以為天子絶朞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絶朞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為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旣以陰陽拘忌别擇年月則當凖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以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㫖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為當罷

只乞自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

八年軾又狀奏曰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

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為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直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其人始使柬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

自元祐始豈不為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便為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

元符三年哲宗崩徽宗即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七月十一日啟菆二十日靈駕發引八月八日葬永泰陵九月一日以升祔畢羣臣吉服如故事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斬衰三年

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
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為哲宗服衰
重今神主已祔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宜如太
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
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命徹樂誠未得宜即是公除
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御常服
素紗展脚幞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製宰臣請
從禮官議乃詔候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

給事中龔源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今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為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奸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從之臣竊為陛下惜開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非故事也源坐黜知南康軍於是詔依元降服喪三年之制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言曰臣伏見持服人奉議郎李譓奪服除京西路轉運判官應副山陵此事雖小關

於體者甚大臣為諫官不敢緘嘿竊以祖宗故事朝廷有大事邊鄙有大兵革將相大臣名德侍從乃有奪服者然亦不得已爾今山陵事務人人可辦臺省寺監豈無可用之才何至小官奪服以駭人耳目若四夷聞之豈不有乏才之恥古人謂天下之事多為不識事體之人壞之朝廷事體所宜愛惜臣伏願陛下追還成命下三省別差官

高宗時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

月知永州胡寅上疏曰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古之聖帝明王躬率天下者明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由堯舜逮漢初其道不變其間欲短喪者有之而聖人不許責宰我曰予之不仁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公孫丑欲使齊宣王為朞喪曰猶愈乎已孟子譬之紾其兄臂而徐徐云耳凡臂不可紾徐徐是亦紾也親喪不可短為朞是亦短也此皆聖賢大訓載在方册以示後世者也及

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以臣觀之孝文固有罪矣孝景冒奉遺詔陷父於失禮自陷於不孝乃千古薄俗之首也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塵沙漠永訣不復實由尼堪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

臣之義故也伏觀十二月二十五日聖旨沿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音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推原本因皆自尼堪怨讐之切切於聖情情動於中必形於外苴麻之服其可

二十七日而遂釋乎縱未能遵春秋復讐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華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昔滕定公薨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問於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自盡者言已之親已當竭其哀痛非他人所能止也滕文公用其言曰是誠在我至今美之未聞以為過也晉武帝為文帝服喪雖從權除服而猶素冠蔬食如居喪者羊祜欲請帝

遂服三年裴秀傅元難於復古且以君服不除而臣下除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其議遂止當時未有以孟子之言曉之者然武帝至孝慼慕遂以疏素終三年故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晉武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夫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服莫重焉豈為難於復古與臣下不行而自廢人子所當為之大事乎方滕

之百官皆不欲也文公猶以為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顔色戚哭泣哀於是時四方来弔者皆恱其得禮何則舉措合於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故也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秀傅元之言曾何足恤乎陛下違離大行十有一年鷄鳴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尚可自勉耳夫中國所以異於外國以有

父子君臣也陛下一舉而恩義皆盡外國有人焉豈不心服乎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已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外國有人焉豈不知畏乎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以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

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為孝今六師
戒嚴誓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旅陛下聽斷平決得
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縗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
無疑也武夫悍卒介胄之久不無倦心獨可以至恩大
義感動而使之前日詔書令大將偏稗發哀成服識者
無不稱善此乃漢祖為義帝縞素之節得馭軍之本制
勝之大幾矣陛下更以身率之深有以感動於人仁者
為此增思慕大行之心智者為此畫報讐雪恥之策勇

者為此奮百死無一還之氣天下匹夫匹婦皆可率而効命於於龍荒之外自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悉歸於陛下巍然為萬世帝王之師不亦善乎昔子思之論喪禮也曰必誠必信勿有悔焉盖人子之喪親非可再為者也今日行禮一有未盡是為不誠不信他日追悔尚何及耶喪居三年雖若久矣自孝子當之若白駒之過隙惟恐日月之逝也亦何久之有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

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初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顔杳不復見怨讐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服喪三年即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佑助臣不勝大願臣雖守外郡不當論事

然職列禁嚴獻納論思均有責焉且其所述皆前聖賢之論非出私意陛下學問高明孝思深切遭此大變振古所無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由舜而論僅同敝屣夫何足以解憂者必將有取於此言是以不敢緘默謹昧萬死薦之聰聽

張浚論終行喪禮事曰臣昨日伏蒙聖慈特遣中使宣諭欲終行喪禮且緩聽政之期仰惟聖情哀慕大孝格天凡在臣子孰不感涕臣竊惟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

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若規規然以堅守孝節為事顧何以副委託之重哉今日之事利害所繫則又有大於此者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讐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至若易月之制聽政之期臣嘗考之故事援以人情皆為得中伏望聖慈痛自抑損早賜矜從臣不勝至願

浚又論易月之制曰臣竊惟陛下至孝之性出於天成

思養親之弗及痛梓宫之在遠雖躬行終身之喪臣知其猶未稱陛下孝思之深也惟是易月之制若聖慈堅欲不允則出而勞師臨戎訓閲士卒皆為非禮陛下固當不得已以徇羣臣之請獨異時視朝之服比故事更令淡白仍寛其制多以疎厚之帛為之供帳服用並去采飾悉從樸素以示天下追慕痛念之意蓋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天下蒙被厚澤今不幸而崩於沙漠之北故天下之責望於陛下也深陛下勉從羣請止以軍

旅多事思所以雪大恥圖恢復安宗廟救百姓而身行於宮中者喪禮如制可以感格天心可以俯慰人望臣累被聖訓知聖心之所以自處者於孝道已盡尚慮陛下疑易月為非制故不憚煩瀆上浼宸聽伏幸裁覽
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翰林學士朱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

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

章誼乞從隆祐太后遺誥服朞制奏曰臣等伏覩四月十四日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朞以日易月仍不俟除服聽朝御政又奉四月十五日手詔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以稱孝思之意臣等恭讀大行皇太后遺誥則謙慈之心周密

之慮固已合於禮經宜於時事有司訓典未易改易陛
下追崇恩禮務極孝誠尚以朞制為輕欲降重服之詔
雖改薄從重將以風勵四方實為盛德之事然捨輕從
重校之先王禮儀有紊隆殺之節大行隆祐皇太后遺
誥服朞之制已應禮典伏望皇帝陛下少抑聖情俯就
中制以為天下後世之訓
誼又奏曰臣伏覩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皇帝不候除
服御朝聽政勿以吾故妨廢軍國事務臣等有以見皇

太后丁寧諄復之意為備盡矣陛下聖性自天朝夕追悼未即臨朝頗妨萬微於兹累日軍書邊瑣有合條達國是民言或須奏稟今以仁孝之至情而忘天下之大計恐無以厭四海望治之心奉太母遺世之訓伏冀皇帝陛下體宗廟付託之重念生靈仰戴之誠少寛聖心勉稽禮典以日易月既已克用舊章則聽政御朝亦乞俯從輿望庶幾遵奉徽音亟臻至治臣不勝懇切之至

詛又乞議定殯宮禮物節省給賜浮費奏曰臣竊見朝

廷近差總護橋道頓遞二使又差按行使夫監領脩奉
等官所以營奉大行隆祐皇太后欑宮之禮無不具盡
有以見皇帝陛下仁孝之誠情文相稱厚物脩官以伸
大報實至德也臣伏見陛下祗率羣臣日臨服次舉音
哀慟感泣左右則孝愛之情著矣至於亟下詔音欲從
重服罷朝踰旬未忍聽政則追奉之禮嚴矣又復布惠
澤於寰區寬繫囚於囹圄則四海九州恩施之報溥矣
唯是河洛阻脩陵邑未啟是以脩奉欑宮權殯近甸凡

可以衛護梓宮之禮慰安仙聖之靈者固宜嚴勑有司不可闕矣若比之列聖皇太后園陵之禮工役之大財費之廣道路之遥兵衛之設固當備於異時遷奉之日不容一朝盡舉而豫行也臣伏讀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以謂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則國母所以諄諭聖主者固已昭然矣其在臣工亦宜仰體至懷協承美意然臣覩累日以来有司以公用支費為名所取銀絹緡錢之數已不可勝計臣竊恐護喪執事之人不知

他時遷奉之費便欲扳援故事干冒請給蠹耗國用朝
廷財力所不能辦無益孝思有累大業也臣聞有司以
今年季秋明堂蕆事禮大用廣經營未就若今日浮費
不節則將來用度不繼減損則兵必怨聚斂則民不堪
有一於此則不足以安宗廟定社稷非為孝治之本也
臣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議定禮典應於殯宮祇奉禮物
悉從崇厚自餘給賜浮費悉行減薄庶遵先后慈儉之
訓仰稱陛下追奉之誠不勝幸甚

誼又乞減罷總護頓遞二使給賜奏曰臣近曾奏稟乞
明詔大臣議定大行隆祐皇太后欑宫應于禮典悉從
崇厚自餘給賜浮費悉行減罷庶遵先后慈儉之訓仰
稱陛下追奉之誠未蒙施行今來忽奉聖旨總護頓遞
使受勑并了畢各支賜銀絹四百匹兩詔音初降中外
駭聞不知二使所受何名而得此也若謂省記園陵故
事耶則今太母欑宫未可以此昔時之園陵盖亦明矣
園陵乃在京師數百里之外其山川之險則有過關越

澗之虞其日月之賒則有風雨泥淖之阻其道路之遥則有次舍暴露之勞其徒役之衆則有周防彈壓之慮至於宫嬪從衛之多服飾齎送之厚朝昏獻享之儀啓殯復土之節皆祗勤夙夜殫極思慮然後僅以集事當是之時朝廷閔勞大臣勸誘羣隸隨其等級勞賚匪頒則庸或有之然亦未聞如此之厚也今殯宫去城數十里之近方之園寢每事不同實任其勞者浙部漕臣越州守令與夫一行兵民而已總護橋道頓遞二使不過

受其成事指喻官屬而已領事之初固已支請錢糧寄造酒醴以為公用犒設之資日增食錢别給驛券以益官吏廩給之費種種備厚盖不乏矣今乃援園陵之例冒金帛之多無名而受受而不辭忘廉遜之風開苟得之路豈樞機侍從之臣所宜為哉總護橋道二使既已冒受則按行修奉之官提舉幹辦之屬亦將引領覬倣希望無已朝廷將何以給之誠使廣費多用而有益於殯宫祇奉之禮則臣不復敢論唯其無補孝誠而徒費

帑藏在臣不得而不言也況今鄰敵未賓盜賊未息江淮招討一司淮南安撫一使擒寇捕虜糧餉不貲朝廷日夕經畫尚慮不繼而又明堂大禮近在秋杪財費未充民力已困臣子於此不能効力乃復冒受苟得亦何心哉伏望睿明照察特罷二使給賜指揮以塞臣下貪惏之欲俾遵太母慈儉之戒以隆陛下經國之本天下幸甚

光宗時知閤門事趙汝愚奏請車駕過宮執喪成禮疏曰

臣等謹瀝血投誠仰告陛下邦國不幸大行壽皇聖帝奄

棄羣臣臣等不任哀痛昨早後殿奏事陛下面許臣等只候審問闕禮等子細即便過宫玉音甚確臣等退就祥曦殿門外等候久之未有處分臣等哀情迫切相繼屢有文字控請及繳進慈福壽聖皇太后御札令臣等遂請車駕過宫雖蒙奏知晝降御寳付外亦未聞鑾駕之出至日景過午又縁大暑大行梓宫不可遲緩臣等不得已先詣重華哭臨宣布遺誥了當雖賴陛下威靈一夕内外幸而無事然自古及今未有聞父喪而不奔赴者今陛

下聖德愈虧人情愈怨縱禍亂未作臣等竊為陛下危之臣等伏惟大行皇帝已擇用此月十一日小斂十三日大斂成服陛下若不及此時速往執喪成禮少用人子之情不知何時而遂可往耶陛下既失此時而不往則陛下將終不成服乎陛下既有父之喪而終不成服不審將服何服而視朝以見羣臣乎故事成服聽政御殿皆有節次今禮節盡廢不審陛下將用何日復視朝乎縱陛下一切不問不審北使將來弔祭陛下亦可堅辭固拒

而不出乎陛下若預思北使之来不可不往受弔祭則今日之奔赴亦何可緩也臣等受恩深重義當圖報深見今日利害如在目前不避死亡仰凟天聽伏望聖明特賜詳覽速降指揮来日絶早過宫以成小斂之禮猶可以少慰人情少紓禍亂臣不任哀切懇請之至

汝愚又奏曰臣等屢乞宣對面陳悃愊又繼入文字陳說利害而天聽高邈殆如不聞今有司卜用十三日大斂成服陛下若失此時不出則是永無可出之時矣遺

詔皇帝成服三日聽政今陛下旣未成服不知何時遂
可聽政耶禮法蕩然紀綱盡壞開闢以來所未嘗有臣
等適備員輔近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兩日以來市井之
間興訛造謗無所不有千怪萬狀不可聽聞臣等一身
不敢愛死所可恨者太祖太宗創業艱難高宗中興十
年百戰今勢累卵誠可痛爾伏望聖明早賜開寤速降
指揮來日過重華宫大斂成服庶幾可以收拾人心少
延國祚若更失此機會則陛下之事去矣臣等蒙國厚

恩不避誅戮控瀝血誠冐瀆威聽不任哀號隕越之至
寧宗開禧三年成肅皇后夏氏崩殯於永阜陵正北吏
部尚書陸峻言伏覩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
陵可祔是致别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
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靈既安並不遷祔惟
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立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
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冊改殯所為攢宮典禮已備與
元德章懿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遷祔竊稽前件典禮秪

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來從葬阜陵為合典故從之

寧宗時待制侍講朱熹乞討論喪服劄子曰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敕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

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内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

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之制勿使過為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

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

理宗淳祐間侍左郎官徐元杰上奏曰臣昔事先師文忠公真德秀時嘗語臣曰君臣交際之禮惟拳拳納忠不至於詆訐則得告上之體臣佩服師說惟守樸忠不敢孤陛下選擇之恩臣私竊自念戍戍告歸分甘山林抗疏而辭謝陛下恩除者屢矣去冬被命循牆弗俞深惟君臣之義所不容廢故勇於一来嘗私謝大臣曰盡事天之敬而事君推報國之忱而報德是臣之所以不

負陛下者即所以不負大臣也故圖報大臣者在於隨事納忠不在於承意順旨況陛下廣諫諍之路恢容受之量事適有所當言可以寓愛助而存天理其忍緘默不以顯告陛下哉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之事三學上書鄉曽見否臣奏雖聞有書未之見也竊窺聖意豫憂邊事故有此命臣又嘗妄奏陛下出命太早所以啓人之疑然人言不可沮抑且須靜以處之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王

音曰俞臣又何所容喙及見學校之書使人痛哭流涕感嘆拂膺何士論之不少恕也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前此雷變之頃觀其累疏避位謼切及於雙親喜懼之年今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臣聞大臣年十四五時憤侂冑之權奸建白諸父請寘圖之此父在觀其志自少時已知有大義今父沒觀其行大倫所在果何待士論而後知前日昕庭出命之易士論所以

凛凛者實以陛下為四海億兆萬姓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況有道之世市議道謗其可咈哉天地間惟道理最大人言之所以必爭者顧惜此耳昔孟子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至論敵國外患之有無則以為吾國存亡之所係然則外患非所當警内治要審所先有天保以上諸詩之本領則采薇以下諸詩之事功特舉而措之耳數十年来

人皆忽此只於末上理會所以力勞而効寡視儒生正論為迂濶君子愛人以德今當保惜一代之臣而成就三年之禮國事所最急者元台重任夷夏觀瞻三省綱維靡容渙散陛下如以宗社生靈為念以綱紀法度為心必咨於大臣曰當今内外執政法從之臣孰為有才孰為有德孰可舉以自代參酌輿論而後爰立舉之得人則四海九州受大臣之賜即大臣之在任也聖德高明静觀事勢如以邊境為可慮則遣使就問計可也如

以備禦貴講求則使之預料便宜一一圖上可也將帥牧御之才錢穀甲兵之事姑仍舊貫而經理之亦可也如此則大臣於家庭無虧欠於朝廷有勲勞富鄭公弼五疏而終辭起復之命者又豈容以專美哉夫世道未嘗狹也大臣積慶之家也前者有餘而不盡用後者愈用而不勝窮鄭國彌忠修齡鉅福生榮死哀命圭公衮使節侯封人知誇千載一時之盛而不知其早歲清修平生恬淡翁者張之天報如此今大臣福禄聲光鮮克

儷美又何欠焉不惟陛下當愛惜之而大臣亦當自愛惜之端憂几筵勿過哀毀其於讀禮之次無非閱理之時仰探千古之聖賢將大後来之勲業正於此基之夫欲富好貴人之常情不以其道則君子有所不處建功立業君子之盛心志於道義則功業有所不足道況道義有所未安而過眼空花之富貴自昔滓汚簡冊熏穢宇宙者不知其幾達人大觀之幾自了凡物皆朽惟名義為不朽今京城之内人心皇皇士論籍籍自聞大臣

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之何如凡有父母之心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為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敵人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兹因輪對僭瀝血忱懇懇納忠何敢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所以望大臣者不止於今日知臣罪臣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臣以經筵既承清問輒又出位言此不當更塵班綴伏乞陛下奮發神斷罷臣職任畀臣叢祠臣謹退而閉

門掃却以俟陛下誅斥之命臣罪當萬死

山陵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中郎將從帝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廁岸之邊側也）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走音奏趨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慘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斮音側畧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亡石槨

又 何戚馬文帝稱善

成帝永始元年營起昌陵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髙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淺外不固卒徒萬數然脂夜作取土東山與穀同賈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髙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

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揺之心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光禄大夫劉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傳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

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萌與甿同無知之皃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効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一說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望遠也意悽愴悲懷顧謂

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於橋山尭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

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

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隱於靳反謂人立可隱肘也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吴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

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瘗
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
下錮三泉上崇三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百餘里石
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黄金為鳧雁珍寶
之藏機械之變（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匠作機弩矢有所穿也輒射之）令棺槨
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
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
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

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謂所穿冢藏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離遭也）豈不良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

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謂子般閔公皆弑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埤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大大臣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惛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

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

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橅音規以摹之摹
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東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
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
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
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
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
裁令流水而已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古姓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

邱隴且不欲其著明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揺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邱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

靈帝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曹節王甫欲

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别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睠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宫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

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章德寔害恭懷安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尊號在身親甞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

晉愍帝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驃騎大將軍索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

之一供宗廟一供賔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

東晉哀帝即位初穆帝山陵將用寳器太常江逌諫曰以宣王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寳劒金舄此葢

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為故事

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

隋文帝時獻皇后崩上令蕭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

至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

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

墓田若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

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鷄未

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

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按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南東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

唐高祖崩太宗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虞世南上書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

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畧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懐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

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長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

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猶慼慼也今為邱隴如此其内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

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武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明邱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文帝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隴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

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
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
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户即日
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太宗詔有司議獻陵制度房玄齡等曰漢長陵高九丈
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仭則太早請依原陵之
制從之
貞觀十年長孫皇后崩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

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觀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為之毀觀

中宗神龍元年將以太后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欲啓之恐致驚黷況合葬非古宜於陵旁更擇吉地不從

代宗大歷十年獨孤皇后崩上悼痛詔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右補闕姚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

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興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宫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殘而復生雖宫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滿堂不樂况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謚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

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孰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

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刑部員外郎令狐峘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誡良使沿欷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壠處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槪為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

書華元為不臣桓魋為石槨夫子以為不如速朽由是
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
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於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
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
厚是咈顧命盭經誼臣竊懼之今敕令甫下諸條未出
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答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
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
親於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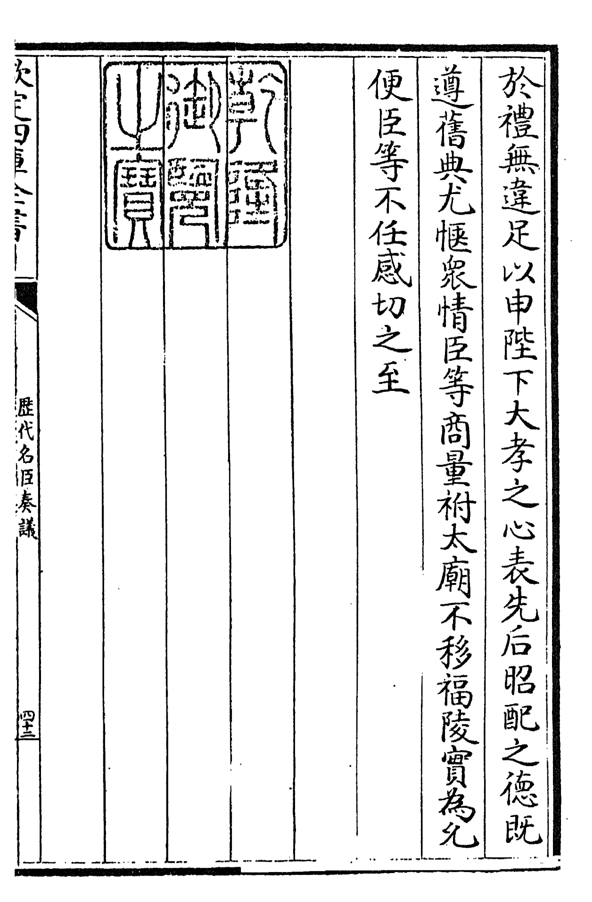
德宗時司勲郎中權德輿上昭陵議曰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瑶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縁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縁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便人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同商量可否聞奏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

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絜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況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享獻之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饎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

兹列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宫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来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柏城之内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時昭陵寢宫為原火延燔而客祭瑶臺佛寺又故宫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即行宫作寢詔宰相百官議

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来附陵置寢或逺或邇則無閒焉韋玄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宫所占在栢城中距陵不逺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栢城則故寢已燔行宫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宫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静今大興荒廢嚚後窓邇非幽䆗所安改之便太常博士韋彤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為之遷況有故耶今文寢災徙而宫之非無故也

神安於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它陵皆在柏城隨便
營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宫山顛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
同玄宫及不移福陵只祔廟何者為便商量奏來者右
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
年福陵近又修崇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
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
移福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



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旣

遵舊典尤愜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福陵實爲允

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陶鳴珂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禮樂 喪禮 山陵 及祭禮

宋英宗初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言山陵擇地劄子

曰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

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

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為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

多畏至於喪葬為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絶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

則雖云卜日亦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鄒者國家以拘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尓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

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偫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寛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塼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案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内

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寛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虚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

時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知制誥鄭獬上言曰今國用空乏近賞軍已見横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

翰林學士范鎮上奏曰乾德初改葬宣祖安陵之制其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其下宫及兆域逺近之數皆稱於是是時天下既定財用滋豐非不能崇髙侈大以示意而榮親也盖太祖皇帝方無事時念深思逺以為厚葬非禮無益於孝作為中制以示後世法也昌陵熈陵定陵昭陵雖增損不一然皆非太宗真宗仁宗大行皇帝之意實哀毀號慕之際事有司而為是也昭陵之役距今四年中間仍以水灾則公私事力為可知也伏

惟陛下抑哀毀號慕之情奉太祖之中制其今來上宮下宮及兆域之數願一以安陵為法使國用民力得少寬裕則四方觀聽知陛下愛民念祖之心以為初政之美臣不勝區區之意

鎮又奏曰竊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沿寶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所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

慕詔檢討官討尋典故及命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皆納於方中亦不盡陳於陵寢謂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臣等謹議

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乞減昭陵用度疏曰臣伏聞大行皇帝山陵一準真宗山陵故事臣踈愚亡狀竊以定陵比永昌永熙事事益增陛下孝思無窮故取禮物極盛

者為比臣徘徊顧思感傷陛下哀念先帝之意而竊未敢以為得也伏惟陛下周覽博識貫通古今至於孝不繫於厚葬奢無益於逝者固不待臣言而後曉所以不復遠引旁摭為蔓辭以重煩聖聽獨有一事慮陛下悲慕之切未遑及之故臣昧死以陳夫以陛下之孝而天下之廣俾先帝陵寢更加於真廟亦不為難而無所害也然古先哲王多以儉薄為美者豈歉於力而嗇於財邪蓋人情不以禮節之則將無有限斷臣竊謂送終之

具得如太祖太宗先帝可以無憾奉先之志得如太宗真宗陛下可以無愧況乾興事體與今不同而大行皇帝享國四十二年慈愛惻怛惟恐一物失其所今之興役正當盛夏工限過急不能免傷人之生物雖官給不能免勞民之力若緣定陵制度禮物稍加裁損則傷生者坐減而勞力者易供誠如是臣竊意先帝在天俯而窺之必將大以為慰也敢乞陛下詳思遠慮以禮斷情俾大行山陵取永昌永熈為例既足以終先帝恭儉之

德而奉承遺詔又足以發陛下仁孝之道而光昭初政
一舉而衆善皆得惟陛下留神干冒旒扆臣無任惶懼
激切之至
神宗時程頤代父上書曰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
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
為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為君者莫不
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為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
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

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踈賤復敢區區冐萬死以進其說者顧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鑑歴古之失為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所謂歴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為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為之永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䇿嗚呼二嗣君不苟

為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為之謂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茍若務合常情遂忘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

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為忌諱莫敢議及於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為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為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

為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為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為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

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國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茍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為安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為是而從之則可以為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内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

御史中丞鄧潤甫上言曰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

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劉貽陵喬木翦伐無遺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勅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願絀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

范祖禹進故事曰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邱壟勞費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

盜賊之心止求珎貨既無珎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嵕山為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奸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

山陵是為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為之以貫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哲宗元符初著作郎周常上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寢宫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

之奉宸庫

徽宗時陳瓘乞憫恤山陵人夫疏曰臣聞唐穆宗山陵時久雨時寒役人飢凍頗甚至有持鍤抱篲而死者敬宗憫之於是治路人夫各賜之絹臣謂絹者有限之物豈得人人而與之兼諸色應奉之人例皆勞苦所可矜者非特治路人夫而已也國家自裕陵以前大事既畢之後即降德音下兩京等處凡干應奉之人悉蒙恩恤惠而不費非賜絹之比也迺者泰陵應奉之人緣雨水

異常州縣督責甚於他時所以叙其情而憫其勞者亦宜加厚惟陛下留意幸甚

孝宗時趙汝愚論山陵三事奏曰臣恭聞大行太上皇帝奄棄天下之養凡在臣子孰不痛心況臣累世蒙恩尤極哀慕恨以身在遐遠無繇得效奔走之賤服犬馬之勞輙有管見三事少伸誠懇之萬一惟聖明裁幸其一祖宗陵寢皆在洛陽累朝制度具存典禮唯紹興中徽宗皇帝梓宫既還未能歸葬故一時攢奉權在會稽

雖寢衛之制已嚴而山陵之土未復規制淺薄可為深憂竊聞當時議者之言欲俟恢復疆土之後奉迎靈駕歸附永昌迹其本謀初若甚善然荏苒歲月易致因循正使克復西都豈宜再議遷改今大行太上皇帝山陵命使遠日有期陛下篤於送終動遵禮訓臣謂與其慕虛名而受實害孰若如禮及時深藏固護永為無窮之計也昔舜都蒲坂而葬于蒼梧禹都平陽而葬于會稽皆因廵狩不返遂即其地而葬帝王之事豈不可法伏

顧逺遵虞夏近法漢文因山為陵務極深厚金銀之飾悉用屏除使千萬世永絶後害然則陛下之所以事其親者自始及終皆可以無憾矣若乃牽於權宜之説失此時而不為臣恐陛下他日雖有追悔之心亦終難於改作誠不可以不深思而熟計也昔漢成帝營延陵泰奢劉向上疏極諫至謂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其言深切無所諱避陛下幸取其書一復讀之則可以鑒矣其二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天下之通禮

也至漢文帝變古立制以日易月後世承用不能有改惟晉武帝雖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徹膳終三年而後復吉臣仰惟陛下天性純至篤於孝養二十六年兩宮之内父父子子人無閒言雖若堯舜文武之懿殆無以過矣區區晉武顧何足進哉今一旦遭罹變故陛下不無晨昏之思羹墻之念而兩宮相望將何以用其情是不幸而處禮之變者聖人於此亦安得不隨事而制宜也恭惟皇太后春秋已高乍爾憂慼而獨處故宫

之內揆之人情寧無觸目感傷之意陛下欲日朝于長樂則又未免數蹕煩民臣謂宜因既葬之後迎太上虞主歸別殿以奉几筵請皇太后還南內以便侍養法開先鴻慶之制即德壽宮為神御殿以奉香火如此則陛下一舉而三事俱得百費盡省矣其三臣側聞顯仁皇后之喪太上皇帝嘗降手詔禁天下不得以助攢宮修奉貢獻煩費擾民天語丁寧德至厚也然而事大體重有司猶不免過意奉承使命奔馳冠蓋旁午所至州縣

勞弊萬端今浙東旱傷百姓飢乏張頤待哺方仰給於縣官而工役繁興科調方急事變至此其將奈何臣伏讀太上皇帝遺誥有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臣以是推原前日紹興之詔則知太上皇帝念念愛民之意始終不忘非特為是空言姑循故事而已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討論舊典凡土木營造之役官吏卒乘之數給賜犒賞之費繁文末節無益於實用者皆條舉而備陳之曰某事可節某事可省其不可得而節省者則優給雇

直以募淅東之飢民使之服役則飢者可以得食役者可以無怨庶幾仰稱太上皇帝遺誥之意臣方此憂虞忽聞裀變心志荒亂言語狂僭罪當萬死伏望聖慈曲賜原宥特詔大臣參照典故詳酌施行

汝愚又論山陵乞遵用七月之制疏曰臣不避死罪復有愚悃仰冒天聰臣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恭奉太上皇帝遺誥一時號慟哀疚切心伏思紹興殯宫規制淺薄國家不可以虛名而受實害輙陳管見妄致瞽言乞

遵虞夏巡狩之禮法漢文薄葬之制及時如禮因山為陵深藏固護永為無窮之計至十二月初一日臣修寫既成緘封附遞行未旬浹而伏聞有司循用近例不待七月已卜日奉殯矣臣仰惟太上皇帝仁聖之德冠絶百王陛下大孝始終遠追三代方將以衰絰行三年之制思極所以追慕之情而大葬之禮尤用權宜歲月推遷臣所甚懼臣聞之禮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曰葬也者藏也今太上皇帝梓宮雖已奉殯要非久計況

兩京在遠道路阻修正使克復有期豈宜更議遷改孰若考據古誼及時而葬以圖萬世之安也又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本朝故事喪禮亦皆用七月伏望睿慈檢照臣昨來所奏斷自聖意深詔有司遵用累朝典禮議行七月之制其山陵制度務存深厚而不必過為開廣以藏無用之物此去三數月間尚可營辦如此則太上皇帝在天之靈可以永安而陛下事親送終之禮深長之思皆可以無憾矣臣遠守藩符山陵重事豈

宜輕議而情切意廹不容但已謹昧死奏聞伏深隕越之至

王十朋代越帥王尚書上疏曰臣去秋陛辭之日親奉玉音諭臣以永祐陵昭慈宫崇奉事件臣仰見聖心篤孝著於羮墻雖堯舜之德何以加此臣至越之初首朝陵廟瞻望松栢不勝悲涕凡薦祭之物崇奉之具修造之費臣仰體聖懷罔不盡力臣輙有區區愚忠敢不冒死以聞竊見欑宫修造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率以

為常此固陛下奉先罔極之心臣子所宜奉行而不懈也然臣竊謂陵寢所在神靈是依神道貴幽理宜安静若頻歲修造不無震驚故古不修墓聖人非薄於其親意謂寧親莫如寧神是乃孝之大者今攅宫棟宇已固器用已備松柏已茂陛下崇奉之心亦可謂至矣臣欲乞自今以後不必以三年大修每年小修為拘但令本府常預備瓦木工匠之類以俟不時之須凡遇棟宇或損則更之器用或舊則新之松柏或枯則補之如是則

工役不繁而丹雘常新歲月寖久而陵廟愈安以昭先
帝儉德之恭以稱陛下寧神之孝不勝幸甚
光宗時樞密使趙汝愚論山陵乞下禮官詳議疏曰臣
伏見𢹂宗皇帝以元符三年既葬于永泰陵至紹興元
年昭慈聖獻皇后上僊是時高宗皇帝方駐蹕會稽江
淮之間日事征戰昭慈之喪未能歸祔始為殯厝盖用
權宜將以憤激三軍之心不絶中原之望也其後秦檜
主和好而南北之勢既分永祐永思因仍不改聞見習

熟視以為常遂致諸陵尚存淺土其制卑薄可為深憂
復於獻殿之中敞以厦屋不達天地之氣不覩日月之
光年歲滋深大葬無日攷之典禮固已非宜驗之葬書
亦所甚忌臣每思及此良切痛心今大行至尊壽皇聖
帝將卜因山宜稽舊典稍倣祖宗山陵之法亦從南北
風土之宜但使皇堂尺度不可大廣盖石博厚不可不
增修建陵臺酌為中制仍為獻殿勿復幽扃庶幾葬者
永安後嗣蒙福若已殯而未舉俟因事而別圖如蒙聖

明特賜俞允伏乞行下禮官詳議施行

汝愚又論山陵利害乞付有司集議疏曰臣聞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則大行壽皇聖帝山陵之奉陛下安得不致其謹也臣仰惟祖宗陵寢皆在洛陽制度崇深具在簡策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每面長九十尺既高且廣守衛至嚴後代子孫所宜觀法始緣南渡蹔卜稽山號曰欑宮蓋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本期克復神京奏

遷靈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荏苒歲時今已六十餘載矣東南諸郡所至皆山凡擇地者必以山為限地勢局促不類中原蓋自昭慈之西已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往歲思陵之葬其深不盈九尺復土之後僅能掩棺聞者寒心幾於慢藏雖江南土地卑薄難擬故都然近畿王氣所鍾豈無佳兆其如拘以陰陽之術限以日月之期刑責太嚴事體至重人懷苟且各為身謀至於國家深長之思君父危辱之禍皆不暇顧恤嗚呼

痛哉傳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歷攷古今無非商鑒今昌熈在遠恢復未期豈宜徒狥虚名以基實禍臣比見按行使副還自會稽皆言陰陽家流須用丙山壬向全類按圖索馬不復他營若以昭穆安排若無餘地僅存一穴又下思陵伏思穆恭二宫他日如何合祔其後利害臣未敢言失今不圖後悔何及伏望陛下孝思罔極惟懷永圖勿拘遠近之分毋惑陰陽之説擇平原高燥之地為大行深固之藏崇建陵臺悉遵舊制陛下

盡送終之禮壽皇享萬世之安臣子不勝幸甚議者若謂累聖卜殯神靈安妥壽皇篤孝諒匪素心此蓋婦人之仁殆非天子之孝昔吴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以為合禮況壽皇英靈在天何所限隔為臣子者當圖實利難狥空言臣學術荒踈而區區管見如此不敢緘默聞已降指揮委侍從臺諫禮官集議安穆安恭皇后合祔典禮伏乞聖慈下臣此

章併付有司集議施行

寧宗時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上奏曰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冐覆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于兹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畧苟簡惟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

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偪仄傷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絶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

再卜焉近世以来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絶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䧺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

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挻灾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南向盖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彊弱

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安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家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為祖宗以来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盖自永安遷奉以来已

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絶靖康之變宗社為墟
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
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
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
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
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福不從未必為禍矣何
為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
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以合於國

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皆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彦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

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謬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奸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獻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

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以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為穴東西趲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遍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偏仄於此數步之間耶

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為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

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畧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荊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

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别求吉兆為上此十字者實為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為陛下言之譬如鄉隣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

之人必以為不忠不信之人而况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

右專言喪禮

齊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賔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吾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賔公説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

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徳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

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説使有司寬政毁關去禁薄斂已責

漢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

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黄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

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

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内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𢀖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甞專意散財厚爵禄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説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并二社之祀車騎司馬傅咸上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盖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於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在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

太社與七社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玄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祀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勑尚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

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大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

重表以為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
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説禹
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
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京
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
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敢默已謹復續上
劉實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
何必改作其使仍舊一如魏制其後摯虞奏以為臣按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明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

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鑾輿廵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醞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撿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茇舍夏苗則以享礿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寀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貙劉

乘輿入圍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麑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稣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稣表晏講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三殺之儀曠廢來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二

依舊以太尉行事詔可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

法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説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盖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説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元以亥為吉辰日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為生物亥又為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

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佟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来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巳亥辛亥茍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别義殿中郎顧暠之議鄭玄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為

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且亥既水辰含育為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黄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

旌賔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

舊用丑實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明帝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

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

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

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

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

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鞉鞞至柷敔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啓雩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

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髙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為

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踰仍以四為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禜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荅之事也禮祀帝於

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遏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存懽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竝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得取捨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着皁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辦

從之

東昏侯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

鄭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一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敬朝以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

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雖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

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案禮器云為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

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棄圜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

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之飾葢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實為侵官伏追慙震從之

後魏宣武帝時太常卿劉芳以社稷無樹乃上疏曰依

合朔儀注曰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

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

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

離松也帝從之
唐武后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張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産最實歟呂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

於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黄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丈分四方上冒黄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黄土覆壇上舊壇上

不數尺覆被之狹乖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黄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命齊賢等參定

憲宗嘗問祈禳之數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藩對曰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勑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悦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悦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勖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

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感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論九宮貴神壇狀曰准天寶三載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

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
卿尚書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去月二十
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今欲
及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

德裕又論九宮貴神狀曰伏以自大和以來水旱愆候
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聖心以修墜
禮伏見大和三年禮官御史等狀或言縱司水旱兵荒
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祀又

云太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竊觀其意皆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為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五均志大辰第二星感而常明者為天皇露寢大帝常居始由道奧而陳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耀魄寳盖萬神之秘圖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焉此則上帝是星之明據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

神人和而王道平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爲乖謬又按漢書天神貴者天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祀則太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言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以劉向博通尚難改作況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尤懵於祀典妄爲參酌恐未

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禮官詳定庶獲明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五